

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的到来,让大特区讲坛再次爆场。8月15日,海南省图书馆报告厅被围得水泄不通,走道上、讲台边,站满了姜昆和相声的粉丝。

姜昆做客“大特区讲坛”。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摄



姜昆椰城漫谈中国相声

共和国笑声记忆 60 年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实习生 符史诚

1950年出生的姜昆,与共和国一同成长。他戴过红领巾,参加过“文化大革命”,上过山下下乡,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新时期,通过《如此照相》这部相声,一跃成为中国相声界的新秀。如今,作为中国相声界的领军人物,他为弘扬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四处奔走。再次来到久违的海南岛,姜昆漫谈中国相声,唤起听众对共和国笑声难忘的记忆。

100年前:从“八角鼓”中脱颖而出

中国的民俗艺术中,最为流行的恐怕要数京剧和相声了。京剧是国粹,起源于徽班进京。而相声这门笑的艺术,知其源流的朋友恐怕为数不多。

“相声起源大概在100多年前,清兵入关后出现一些纨绔子弟,常去有演杂耍的游乐场所,逐渐对北京一些京俗文化产生兴趣。那时,在兵营中唱‘八角鼓’,就是现在弹的‘单弦’,相声其实就是从‘八角鼓’中脱颖而出的。”姜昆说,从撂下“八角鼓”到以说为主,一部分艺人开始以街头卖艺的形式出现了。

早年间,在北京的天桥、东湖、鼓楼这些地方,相声艺人“画锅”、“擦地”卖艺,很少有进杂耍馆子的,“随便找个宽敞地儿,画个圆圈,演员在圈内,观众在圈外,表演后观众掏钱,艺人以此养家糊口。”

观众都是什么人呢?姜昆用相声语言表达,“背弓的、射箭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葱的、卖蒜的、卖煤的、卖炭的,大家听听,这都是小商小贩呀。”

面对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,相声艺人所讲的都是些比较“粗浅”的笑话。

这一阶段,文人相声的发展,不断将中国的传统经典、文学故事融入相声中,提高了相声的文化品位。

解放初期:临危存亡去粗取精

在解放初,相声曾一度面临危机存亡的边缘。当时的质疑声,说相声是旧社会的糟粕,有的内容很不健康,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。

“有些相声演员的表演,干脆被当时的工人、市民从舞台上轰下来。‘我们不听旧相声,让他们下台去’。相声遭到灭顶之灾”,姜昆说,这时候,出现了一位人物,就是侯宝林先生。

“侯宝林在他20多岁的时候,就有非常好的审美能力。在所有相声演员当中,算是异军突起,独秀一枝。他用自己的审美观点,重新诠释这些传统的老相声。”姜昆说,新中国成立以后,一些相声艺人感到危机后,马上成立了“相声改进小组”,侯宝林和王亚平还为相声改革,登门拜访了从美国回来的著名作家老舍。

“在重庆大后方时,老舍就写过快板,演过曲艺。老舍全力支持相声改革,他为相声出主意,还写相声。得到著名作家的鼓励,相声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变。”姜昆说,相声经过净化,去掉了那些庸俗低级的东西。艺人们也变得异常兴奋,他们不再是天桥卖艺的撂地艺人,他们成为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演员了。

《社会主义好》还得以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,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小立本的表演很见功力,得到了广泛认可。

“文革”时期:讽刺型相声遭灭顶之灾

“在天津,也有一位相声大师马三立,他说的《买猴》是作家何迟为他写的。马三立演的《买猴》《10点钟开始》《开会迷》等,在当时来讲,是对社会弊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,锋芒所现,非常尖锐。”姜昆说,也正是因为锋芒尖锐,何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,马三立也被打成右派。

“‘文革’期间,相声算是遭了灭顶之灾。演员基本上都不说了,偶尔有那么一两个相声,也是‘四人帮’剪了又剪,掐了又掐的作品。”姜昆说,作为讽刺艺术的代表,相声针砭时弊不可避免。但随着1950年代展开的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,相声界首先被炮轰的就是针砭社会时弊的讽刺相声《买猴》。1957年反右扩大化,热爱相声的老舍曾说过,“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…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。”

改革开放:歌颂型相声凝聚人心

而与之相伴,则是歌颂型相声的崛起。马季、常宝华等人成为代表人物。

自1960年代之后,马季以明快,利落的表演,成为新时代相声界的领头羊。

“马季应该是中国新相声的代表人物,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他所做的贡献。”姜昆说,在当时国家朝气蓬勃、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潮中,需要用作品反映各条战线的精神面貌,用它来缓解过去一盘散沙,聚集不齐心人的状态。积极向上的相声作品,可以让群众在浩然正气之下,团结一心干事业。所以,马季在中国新相声中的地位是不容替代的。

特别是在“文革”时期,马季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,还坚持写出了《友谊颂》这样的作品。在2007年,当时已70多岁高龄的马季,被授予终身艺术成就奖,他曾发自内心的讲了一话,“我比较值得欣慰的,就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,顽强写了几段相声!”当时,现场一片热烈掌声。

那个时代,当大家都不去愉悦时,马季却仍在坚持!

现代相声:可以用“俗”表达深刻

1980年代,人们记忆深刻的相声作品中,梁左写的《虎口遐想》《电梯奇遇》《小偷公司》等令人捧腹。在这期间,姜昆与梁左的合作,在相声界被传为佳话。

“梁左是个天才,他摸准了喜剧的规律。与梁左合作的那段时间,最大的收获是把相声的文学性向前又推进了一大步。”姜昆说,在那段岁月中,中国纷繁变化的社会现象,在相声作品中被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出来,这来源于梁左对社会的观察。“梁左骨子里就有幽默感,他可以使相声往‘俗’的方向发展,而难能可贵的是从中产生了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容。”

姜昆在相声界也是一位具有史学研究价值的人物,1979年,在首体举行的一场青年代表联欢会上,姜昆、李文华的相声《如此照相》,让整个体育馆“炸开了锅”!

“笑声不断,现场可以用‘爆炸’两个字来形容,人们在笑声中把10年‘文革’的怨气扫得烟消云散。”姜昆说。

前不久,姜昆去天津小剧场考察,发生的一段故事,让他深感肩头责任重大。天津小剧场非常活跃,每个剧场都有几十位观众。姜昆一天参观了7个小剧场,看这些曲艺艺术如何在老百姓里扎根,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。

最后一站,一位老观众提出要姜昆来一段传统相声。

“我听了脑子大,我师从马季,马季师从侯宝林,基本不讲贯口,不是我熟悉的东西。但这个时候怎么办?”姜昆说,在相声界却有个不成文的约定,得不到天津观众认可的相声演员,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好演员。

“于是,我镇定下来,吐了一口气,就开始说了。讲完这段相声,四周没有听到掌声。”姜昆回想,“还是那位老人,直接叫我的名字,指着自己用天津话说,‘我,74了,知道你们不讲这个。来,呱呱唧唧’”。随后,整个剧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第二天,天津报纸上登出了报道,标题写着:“姜昆天津考试过关。”

Q&A

相声需要找回讽刺功能

■ 海南周刊:相声是一种语言艺术,非常幽默,能谈谈您对“幽默”一词的理解吗?

■ 姜昆:我觉得幽默本身就是一种智慧,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润滑剂。其实,幽默也是一种才华,西方人就经常故意制造幽默。

荒诞、夸张使幽默与正常的生活产生迥异,从而引起一些滑稽效果。幽默本身是曲折的,需要主观能动去创造。有时候,幽默不是一次使用,而是反复使用。因为,幽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。

有一次,我在一个大宾馆找人,我问一位男士,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凯文的?”,这人就站起来,问旁边的同事,“凯文在不在?谁是凯文?”最后,他说,“我忘了,我就是凯文。”

这人就是在跟你开玩笑。你一乐,就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,那种紧张感和陌生感也随之消失。包括日本所学的西方文化,也很强调幽默。主持人上台后就说,“大家过得都还好吧?”然后下面就“哇”,主持人又说,“有的还没听懂我的话吧?”,然后又又是“哇”,他是故意形成这种有层次的互动。

我曾经给中共党校的学员们讲课,从古代幽默、现代幽默、法式幽默、中国人的幽默、政治家的幽默讲起,最后落脚在政治家也可以幽默。

■ 海南周刊:现在有种声音认为,相声讽刺的声音小了,您觉得相声中讽刺的味道是不是弱了?

■ 姜昆:关于讽刺的话题,我们过去相声有不成文的标准,相声是在说老百姓想说又不敢说说的话,这样的作品,就是老百姓都爱听的。

相声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讽刺功能。你要说就说比别人厉害的,说话要对社会、对民族、对国家负责。重新寻找相声的讽刺功能,也是我们相声艺术发展的一个新课题。

■ 海南周刊:能对年轻相声演员提点建议吗?

■ 姜昆:现在我们的社会,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,各方有各方的需求,作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,应该从相声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中,打好自己的基础。这是中国相声对我们的要求,也是中国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。

(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)



侯宝林



马三立



马季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为资料图片